

我们把守护忘记了



丢弃，寻找，发现。再丢弃，再寻找，再发现。
忘记，在我们身边，俯拾皆是。



我们把守护忘记了

守

护

王金钢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们把守护忘记了 / 王金钢 著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2.2
(一道填空题)

ISBN 978-7-229-02229-7

I. ①我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222505号

我们把守护忘记了

WOMEN BA SHOUHU WANGJI LE

王金钢 著

出版人: 罗小卫

策 划: 匡 华章同人

出版统筹: 陈建军


特约策划: 欧阳勇富

责任编辑: 舒晓云

营销编辑: 张 颖

责任印制: 杨 宁

封面设计: 小_何

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

三河宏达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: 010-85869375/76/77转810

E-mail: bjhztr@vip.163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80mm×1230mm 1/32 印张: 11 字数: 231千

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29.8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壹章 慈心泪：我们再也回不去了

记得刚来医院就诊那天，先是我抱着母亲下了四楼——哪里是抱啊，母亲的身体被我窝巴成一团，全部重量都在向下出溜，几个人费了好大劲才把她勉强塞进汽车后座。那时母亲的神志已完全模糊。在我抱她下楼的过程中，我和母亲的脸挨得很近，我分明看到母亲眼角流出了晶莹的泪，但面无表情。母亲一定意识到，她再也回不了这个家了。

在最后期限上，母亲偷偷为自己加了6天 / 003

抱母亲下楼时，我看到了她眼角的泪 / 008

两个世界：一辆小车推进来，推出去 / 013

回到自己的房间：那才是母亲的家 / 018

贰章 归根：母亲在前，父亲随后

父亲母亲每次出门逛街，都是一前一后走的，快六十年的老夫老妻了，居然顾忌一起走被人撞见会笑话，更别说牵手了。通常是母亲让父亲“先头里走”，然后自己再故意磨磨蹭蹭地东找西找才出门，远远跟在后面。距离拉开了，心里却彼此相互

照应着——这就是他们那个年代特殊的“爱情”表达方式。这图景在我印象里已淡忘多年了，今天被翻出来，别有一番滋味。

这窗口，成了老两口生死诀别的十里长亭 / 023

连连追问：两天，就再坚持两天 / 029

父亲的斗争：不厌其烦地折腾 / 036

老父亲成了最不受欢迎的“疯老头” / 040

父亲头里走，母亲远远地跟在身后 / 047

参章 后花园：父亲无法出来，我们不愿进去

我有时想，父亲竟像个没了玩伴儿的孩子，渴望有人陪他玩，陪他说话，哪怕仅仅是听他说话。但我们谁都不理他，狠心地把他晾在一边。“去，一边自己玩去——没看忙着呢！”——有多少家长对孩子说过这样的话。我们没对父亲说出来，不等于没在心里作如此想。父亲于是只好躲进自己无休止的记忆里，躲进他那满是荒芜的园子里，默默地承受无边的寂寞。他需要来自亲人或朋友更多的心理慰藉。然而我们却谁都没能给他。

寂寞花园：一边自己玩去吧 / 057

一个人演一台戏，两个世界里奔忙 / 061

父亲再也打不动了：这比小时候更疼 / 067

拆迁：谁动了父亲的“地气” / 069

肆章 结婚三周年：被冷落的纪念蛋糕

父亲又把一堆破烂悉数搬回来，七零八碎堆了半间屋子。

妻子隐忍着没说什么，但我已感受到她对这个新家未来生活的无比失望。整个下午和晚上，我们就在这工地似的新家里忙活着，收拾归整和做晚饭，我买的结婚纪念日蛋糕竟被冷落在一边，谁都忘了吃。就在结婚三周年这天，我和妻子的“二人世界”，由于我父母的到来，被彻底打破了。

父亲走到哪儿，破烂家当跟到哪儿 / 075

爱干净如命，到死都没能洗一次像样的澡 / 079

结婚三周年：被冷落的纪念蛋糕 / 083

记录：一块路标，一条环线 / 086

新年雪夜：路灯照着两颗孤零零的心 / 089

伍章 槐花开了，我想妈妈了

夏天，槐花开了。满街都飘着槐花沁人心脾的清香。馨白的槐花可做药材。我小时候对这种花的记忆，就是随母亲一把一把地扫落在地上的槐花，回家晾干，装麻袋，再坐车到很远的收购站卖掉。这馨白的槐花是开在我心里的。闻着沁人的花香，我竟生出许多苦涩——似乎又看到炎炎烈日下，母亲佝偻着腰，把希望一粒一粒拣回家。槐花开了，真香啊！

——妈，您闻到了吗……

我怎么也入不了《天鹅湖》的“戏” / 095

《我的母亲》：一篇迟到了20年的命题作文 / 100

“你要是能换个弟弟来也好啊！” / 103

奖给“五好个人”岳金花同志 / 106

一辈子：怨了，恨了，打了 / 111

陆章 三年，换了七个保姆

一部频频更换保姆的历史，其实是一部不堪回首的伤心史，也是父母病程的发展史。我们，不比保姆更有优越感。反过来，我们也许比保姆活得更辛苦、更无奈、更谈不上尊严！对一个深牢大狱似的家庭，保姆实在忍受不了了，还可以随时选择离开，而身为子的人，我们，有选择吗？——没有！

因为他们是自己的生身父母。我别无选择。

第一个被辞了，第二个被骂走了 / 123

小任家走了：远在老家的父亲摔下山 / 130

换人：新来的小王玩心很大 / 136

刘姐基本符合我们想要找的人 / 140

王姐慢待，还点化我们要加薪 / 149

最后来的小何深得全家人的赏识 / 153

柒章 我的灾难：心思太重，生活失衡

父母得病这几年，我整个生命重心全向着他们这边倾斜，搞得自己疲惫不堪。有次出浴时发现，大把大把脱落的头发堵塞在浴缸的下水孔处。从青春到苍老的转变，竟在倏忽之间。在对待父母问题上，我和妻子的分歧也越来越具体，越来越无法调和。在自己人生的规划等大事上，十几年来我却一无建树。妻子因看不到丈夫的未来而倍感绝望。

恐惧比爱更有威慑力 / 159

每个子女不一定都为父母“心重” / 162
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 / 165
红果罐头堵心，电紧箍堵嘴 / 169
夜夜警号，声声入耳；忍气吞声，生不如死 / 175
妈没了，没妈了，结松了 / 182

捌章 家里乱象：父不父，子不子

“好孩子……”母亲近乎乞怜的求饶声此刻仍响在我的身体里，像尖利的刀锋一下下划过我羞耻的心！这是在我儿时母亲常常用来鼓励我的一句话——母亲带着浓重的定兴口音，一遍一遍嘱咐我：“好孩子，路上看车！”“好孩子，起床吧别睡了，上学晚了……”“好孩子……”

可是这次，神志依稀的母亲，本能地躲避着我的拳掌，在惊恐万状的无助里哀求她的儿子：“好孩子……别打我了……”——我还是母亲的儿子吗？

险一步，父亲差点走上绝路 / 189
家里全乱了：我对父母，父母对我 / 196
胡同口摆摊的王老头儿的儿媳妇 / 202
死脸：照顾老人的人都会挂相 / 208
眼科手术惊魂记（1） / 211
眼科手术惊魂记（2） / 223

玖章 无后为大：一场两代人的战争

看着我结了婚，想要抱上孙子又成了父亲晚年耿耿于怀的

一块“心病”。我家上辈几代单传，男丁不旺。父亲甚至早就为我的下一代准备好了名字，有大号也有小名，都是他没事时瞎琢磨的。但父亲看我们结婚几年，一直没动静，也就失望了。长叹一声，只怪他自己没这份“德行”。父亲看到自己的侄子都有了孙女，会默默流泪。

看到妻子抱着宝贝猫又亲又哄，“闺女、儿子”地一通叫，他也受不了。他偷偷对妻子说——“别让猫叫我爷爷了，扎我的心哪！”

父亲与妻子的第一次正面冲突 / 231

小小孩，老小孩 / 235

他活在我们心中，我们活在他的阴影下 / 240

三十年后，父亲把自己的威严打倒在地 / 246

哭闹在继续，生活在继续 / 251

拾章 共患难的，天底下只有这么一个女人

下班后我来到她的新家，很简陋，到处是上个同事留下的杂物。房子唯一养眼的地方是紧邻二环路。从阳台可以看见车水马龙的都市繁华。每个闪烁的车灯里面，都有着对家的期待和守候。晚饭和她一起在“大食堂”吃的，又谈到分手。她说她恨我的父亲，他毁了她的家，她的婚姻，整整十年啊……回来的路上一路无话，车开得有点飘……

她更多想的是我们的今后，我只能想父母的现在 / 257

心平气和地协商：暂时分开住一段 / 261

分开：把悲伤留给自己一个人 / 263

分手日记四则 / 267

我被家狠狠地抛在了门外 / 271

拾壹章 责任，是熬出来的

放弃责任是容易的，但无法弥合的愧疚将像噩梦一样永远缠绕在他心头，让心虚的人寝食不安。如果可以把老姑的去世，看做是老表兄一生真正意义上的解脱——那么对老二、老三，良心的枷锁从这一刻起，才刚刚开始向他们张开。

老姑突然去世，属于表兄自己的人生从现在才刚刚展开。他无法想象，今后，没有了母亲的一个人的未来，将如何继续？

云父：轻松，并不比“悲痛欲绝”缺生命质感 / 277

齐母：确实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感 / 280

老姑家：瘫痪老妈把他熬成了60岁的老光棍 / 286

拾贰章 我有一个梦想

我希望每一个人，都能把老年人生命的尊严看得无比珍重。因为他们曾经、并且永远是社会机体的创造者。他们活着的每一天，都应该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！

我希望每一个老人，老有所养、病有所医、住有所居，让他们全都享有健康饮食，吃得起药，看得起病……

“可别让我初一死啊！” / 295

我们越长越大，父亲越来越小 / 300

小耗子上油台，偷油吃，下不来 / 303

后记 我们真的把守护忘记了？

附录 我们把童年忘记了（摘录）

我们把江湖忘记了（摘录）

壹章

我们把守护忘记了

慈心泪：我们再也回不去了

记得刚来医院就诊那天，先是我抱着母亲下了四楼——哪里是抱啊，母亲的身体被我窝巴成一团，全部重量都在向下出溜，几个人费了好大劲才把她勉强塞进汽车后座。那时母亲的神志已完全模糊。在我抱她下楼的过程中，我和母亲的脸挨得很近，我分明看到母亲眼角流出了晶莹的泪，但面无表情。母亲一定意识到，她再也回不了这个家了。

在最后期限上，母亲偷偷为自己加了6天

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，我的手机先后响了四次。全是在医院陪护母亲的三姐发来的短信息。

待我一觉醒来，天已大亮。这一觉睡得太沉了（头天晚上情绪低落，喝了两瓶啤酒），以至连绵不绝的“嘀嘀嘀”的短信声，竟一次也没有吵到我。

3: 42——“情况不好，你能不能早点过来？”

没见回复。接着又——“我有点怕，妈刚才又吐血了，你早点来吧！”

4: 08——“妈现在睡下了，你天亮再来吧。”（发了两遍）

我知道三姐一直用短信方式而没打我电话，是为了不让我受到过度的惊扰——她这人向来如此，除非是万不得已，即使对那些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，也强装出一副“处变不惊”的从容姿态，所有难处自

已扛。像昨晚——她非要打发所有人各自回去休息，只留她一个人在医院值守，任谁怎么劝说也不成。她那股固执的劲头儿一上来，连别人对她的同情也轻易打消了。

但从她所发信息的语气上不难看出，当时面对突然咳血不止的母亲，三姐一个人该有多么无助和无措。她一定后悔了：为什么不留我陪她一起看着母亲。至少在心理上，多一个人就多一份依靠。

向东。开车从东直门赶往位于大黄庄的民航总医院急诊室。一路迎着初升的朝阳，阳光刺得眼睛枯涩无比。我知道，太阳每天都是新的——但今天这缕朝阳，怕是母亲在这世上看到的最后一缕朝阳了。

其实母亲根本什么也看不到。

到今天为止，母亲在民航总医院的急诊监护病房里，已经整整昏迷了七天。氧气罩下积留着母亲粗重而浑浊的呼吸，只是证明母亲还活着，而母亲什么也感觉不到。母亲躺在房间最里侧的一张病床上，为的是最后不行的时候，不会惊扰到其他病人。

母亲的死，是早在她住进医院的第一天就被宣判了的。送进来的时候，她身体的各个器官已呈现多功能的衰竭，连医生也认为几乎没有什么再治疗的必要了。只是母亲又在宣判的最后期限上，为自己偷偷加了六天。面对如此顽强、“垂死挣扎”的生命，每个接班的护士一大早都会笑着问我——“呵！老太太还真行！”我想她们后半句的潜台词一定是——“还活着哪！”语气中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她们的不耐烦。（这要是你们的亲生母亲——你们会作这样想吗？“还活着呢?!”）

就为这，我曾一度幻想奇迹真的能在母亲身上发生。于是暗暗对

沉睡的母亲祝祷：

“妈，咱就活着，气死她们！”

“妈，您可要争点气呀！”

赶到医院，时间是七点二十分。

三姐在母亲床前守了一天一夜，更加之凌晨时分频频出现的紧急情况，见到我时，三姐满脸倦容，疲惫不堪。

“妈半夜吐了三次血，一度呼吸特别困难，又吸了一次痰。怕你半夜不方便过来，没敢打电话叫你！”看来我的猜测没错。

“那你先回去歇会儿，我来盯着。”

“也好，我回去换换衣服，洗个澡，一会儿把聪聪也带来，我想让他见姥姥一面……”聪聪是我的外甥，从小被姥姥带大的。姐姐想让孩子在脑海里对姥姥的去世留下一个最后的印记。说这话时，我们面面相觑，心态复杂，内心都明晰地感到，今天也许真会有不测的大事发生。

祖临出门前，特意询问了值班护士：“像我妈这种症状，最多还能熬多久？”

“这可不好说，不过一般出现这种应激性溃疡的情况，病人就快不行了。”

“那怎么能看出是不是不行了呢？”显然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，问题问得十分低级。

“最明显的，看病人没有呼吸了，胸口没有起伏了——”话锋突然

一转，“你们不是已经不打算再抢救了吗？”

又是一击。我们只好点头。

“——就是，其实抢救也没什么意义。”护士轻描淡写地说。

护士人很尽责，又提醒我们寿衣买了没有，说对面的寿衣店就有卖的，有情况可以随时叫她，等等。早在几天以前，母亲的寿衣就已放在我的汽车后备箱里，随时准备应急。我没敢把它放在病房的床下，倒不是怕母亲多疑（其时，母亲已经完全神志不清了），主要是担心会引起其他病人的反感和嫌恶。

三姐走出医院的时候，还一再强调她会尽快赶回来。她怕这一走，就再也见不到我们的母亲了。

三姐家在城北的西三旗，乘车单程也要花费将近两小时。走了一半路程的时候，接到我电话说“妈已经走了——”她拼命再返回来。已经晚了。此时的母亲已装扮停当，静静地躺在平车上，准备上路了。

噩耗来得过于突然，加之三姐从没见过母亲一身暗紫色寿衣、穿戴富贵而且整齐，陌生、惊怕、懊悔、痛心疾首……一时间悲从中来，痛哭不已。

“先别哭了——妈走得很安详……妈不用再受罪了……”现在我反过来劝姐姐。我能清楚地听到自己声音的微弱，颤抖。我的眼泪随时可以倾泻而出——但听说，人死的时候，周围亲人无顾忌地放声大哭，会让逝者的灵魂更加不安，无所归适。所以我在几天前就已经在告诫自己：母亲走的那一刻，我一定要忍住不哭。

太平间的师傅帮我们为母亲“铺金盖银”（一套金银色的绸子被